

「日本佔領」秘史 (五)

立野信之著
鈕先銘譯

日皇拜會麥帥記

星條旗幟下的皇宮

隔着皇宮和御城河，對面第一人壽大樓的屋頂上，自從九月十七日以來，就飄揚着更覺鮮明的美國星條國旗。

宮內省和政府的當事人們，朝夕仰望着這面星條旗，心裏都在擔心：天皇對於麥帥，究竟應該採取甚麼態度呢？波茨坦宣言既已規定天皇的統治權放在佔領軍最高司令官的權力之下，那麼天皇就應該先去拜訪佔領軍的最高司令官纔是禮貌。可是，麥帥究竟接受不接受拜訪呢？還有，天皇拜訪過去的敵將，這是日本前所未聞的創舉，日本國民認為如何呢？這件事的結果，會發生什麼樣的反應呢？關於這些問題，經過種種的揣測，都很難決定態度；於是，又是日本人的老脾氣，決定先去打聽打聽麥帥總部的意見。

一般來說，美國人對於天皇，似乎很為關心。開始佔領日本不久，和總部有交涉的某一方面，就有過話：天皇親自向美國總統或者國民，發

表一篇聲明 (Message) 好不好？這話傳到近衛，近衛馬上找木戶內府磋商，木戶也很贊成。

到了九月十四日，紐約時報記者克拉克罕來了一封信，說是要會會近衛。近衛的秘書牛場和細川兩人代表近衛去見他。他說：「天皇可以透過紐約時報向美國國民發表一篇聲明，效果必定很大。麥帥總部大概也不會干涉。他甚至提示了聲明的內容，然後表示：『希望一定要拜見天皇。』」

剛巧這時候佔領政策纔開始，正在擔心對天皇不知將怎麼處理。近衛等人聽到這話，立刻來了勁，便和重光外相商量，外相也毫無異議地贊成。天皇聲明的稿子，決定由外務省的加瀨俊一起草。

後來不久，近衛在世田谷的長尾公館招待過去相識的合衆社社長貝里，貝里也切盼進謁天皇。

於是，近衛派細川秘書到剛與重光交替的吉田外相和石渡宮相那裏去，商量這件事，外相宮相都贊成。

石渡宮相還向細川透露：

「對於克拉克罕拜謁的事，陛下毋寧希望它早點實現，而外務省却左推右推地拖着。」

所以，天皇的心境是：不為舊規所拘，只要是為了與聯合國的親善與和平，為了日本國民，情願自發地去拜訪麥帥。

可是話雖如此，麥帥和天皇，是「統治者」與「隸屬者」的關係，現在對於「隸屬者」的天皇的處置還沒有弄清楚，這件事非慎重從事不可。

由侍從長先去探路

於是，決定先由吉田外相去探詢麥帥總部的意見。另一方面，在宮內省，由藤田侍從長以天皇特派的使者身份，往麥帥總部去拜訪一下麥克阿瑟。

九月二十日，藤田侍從長穿上多久未穿的燕尾大禮服，戴上大禮帽，儀容整肅地到了麥帥總部。雖然事前已由宮內省和外務省的人員接好了頭，可是他們說：

「元帥現在正在會客。」
讓他在樓下的大廳裏等待。

這種情形是從來無此往例的，藤田侍從長不由地拂然了。我總是天皇陛下派來的人呀！事先已經接過頭了，還叫我等着，這是怎麼回事呢？是不是接頭沒有接好嗎？

藤田心裏一面這麼想着，很感覺難受。這時，前面的電梯門開處，吉田外相從電梯裏出來了。

可是，吉田低着頭，好像在想什麼心事，腳步很快地從藤田面前走過，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藤田的存在。

不久，有人來招呼，藤田被領到六樓的總司令官室。

麥帥還是老樣子，做領的軍便服，穿着玉蜀黍梗的烟斗，很輕鬆地把藤田侍從長讓到起坐間。他的態度，沒有一點迎接天皇特使的形式，藤田倒有點配不上板眼了。

藤田在海軍大學畢業之後，歷任「須磨」「霧島」艦長，海軍次官，略鎮守府長官，昭和十一年升任海軍大將，十八年退役，任明治神宮宮司，十九年八月被任侍從長到戰爭結束。他是過去具有這樣經歷的人，今天他是下了決心的：弄得不好，也許只當我是一個戰敗國的軍人吧。而且，麥帥對於天皇究竟持有多少敬意？還是毫無敬意？又一點不明白，所以藤田的心理，好像一個身入敵營的軍使，緊張得很。

可是，麥帥在輕鬆之中，還是很禮貌地迎接着藤田，因此藤田發僵的心情便逐漸輕開了。

坐定之後，藤田侍從長先聲明：「這是天皇的話！」便透過翻譯人員說：

「元帥自從開戰以來，轉戰各地，進駐日本，您的身體如何？在炎熱的南方各島，您的健康，沒有受到影響嗎？日本的夏天，現在秋陽仍烈，希望您充分注意保重！」

麥克阿瑟元帥回答：

「種種多蒙關懷，不勝感謝。請向陛下代為致意！」

藤田侍從長的訪問是成功了。

元帥輕鬆而不失禮貌的態度，充足足以解除藤田的僵硬感情，而且麥帥也似乎先已有人關照過他，他叫着：

「藤田提督！……」

以軍人直爽的動作，敬他的雪茄。

藤田也提起了快要遺忘的軍人氣質，放寬了心，能從容地瀏覽起坐間的大寫字台，和壁上張貼的太平洋地圖了。同時也覺得：照這樣子，天皇陛下正式來拜訪麥帥是可以的了。

會談了十五分鐘結束。

藤田回到宮內省，趕快把訪問的經過情形報告了石渡宮相和木戶內府。

接着，吉田外相就有電話打到藤田這裏。他先打招呼說：

「剛纔在GHQ，沒有看到您，很失禮。後來聽秘書說，纔知道侍從長在大廳裏坐着，也沒有招呼您，請原諒！」

他接下去說：

「今天我去見到麥帥，我問過他：如果天皇

陛下要來拜訪元帥，您準備怎樣？他說他要很高興地歡迎，所以我告辭出來，心裏一直在盤算：要怎樣來安排這個拜訪，因此，走出電梯也沒有看到侍從長……對於這個拜訪問題，請侍從長也趕快給考慮考慮！」

藤田想：今天在麥帥總部，他們說元帥正在會客，說不定就是會的吉田外相吧？

對日人仍保持秘密

這些暫且不談，聽到吉田外相報告的消息，麥帥總部的態度已經明瞭了，宮內省便着手準備，終於決定九月二十七日，天皇往赤坂的美國大使館拜訪麥克阿瑟元帥。話雖如此，對於一般日本國民，這次是極秘密的行動。

於是，沿途的警戒成了問題——擔當沿途警戒的是坂警視總監。

坂回答宮內省的諮詢時說：

「如若若是微服出行去拜訪，那就準照今年三月十八日巡幸東京空襲被害地區時候的警戒，好不好呢？」

當時，坂在小磯內閣之下擔任警視總監，那一次天皇巡幸，是便服微行，沒有使一般人知道。因此沿途的警戒成了問題。三月十日的一次大空襲，東橋、深川、本所、下谷一帶被燒，市民正在意氣消沉之中，所以不作沿途警戒，供奉人員也只有開道的一輛機器腳踏車。

天皇座車後面，跟幾輛警戒機脚車、一輛汽車，這是從無前例的極簡單的警戒。但是這樣一來，效果反而很好，天皇站在深川富岡八幡宮的

火燒場上，聽取大達內相報告罹災狀況，過路的火災難民，都以驚愕的眼光望着，他們親眼看到天皇在詳細觀察空襲被害情形，都覺得似乎很安慰的樣子。

那一次，天皇未受戒備森嚴的警戒所擾，詳細地看到了被害的狀況，必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推測，也許因此而下了結束戰爭的決心。

於是，坂警視總監主張這次天皇拜會麥克阿瑟元帥，也遵照那一次的警戒辦理，宮內省也就馬上會意了。

一次歷史性的會談

九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五十分。

天皇穿着晨禮服，恭整威儀，在皇后侍送之下走出皇居，登上他的座車，由藤田侍衛長陪同出發。

第二輛車上是宮內省大臣石渡和通譯官與村勝藏。座車通過了二重橋，由祝田橋向右轉，再左轉櫻田門而通向虎之門，直奔着赤坂的美國大使館。

虎之門是有名的東京交通繁雜的地區，天皇的座車受到了阻滯，不得不減低速度，隨着東京市內電車，作緩緩的牛步。

並沒有開道車的行列，僅有一輛機車作嚮導，所以市民們誰也沒有注意到天皇的命駕。

可是沿途的要區却站有美軍的衛兵在警備着，似乎早有所準備，知道天皇將往訪麥帥，他們都在緊張的情緒下迎送着天皇的座車。

馳登坡道，一到美國大使館，門前有兩位盟總的幕僚在迎接着。

這是日美當局事前所協商，天皇之到達美國大使館，僅由二三名幕僚予以迎送，麥帥本人則只在接待室的門口相接。

使館大廈的右邊是書齋，藤田侍從長和石渡宮內省大臣以及其他的隨員都被停留到那裏去休息，只有天皇和通譯官與村才繼續被引導到內裏的所謂迎賓室的大客廳裏去。

在接待室的門口，麥帥仍以平時衣着的開領軍便服襯衫的姿態，在那裏迎接天皇。

在元帥的禮讓下，天皇進入了室內，可是麥帥突然的叫着說：

「請在此地站一下。」

天皇當然就聽從了指示而站着。麥帥就轉向天皇的右邊，兩手叉着腰和天皇併立着。

——這是為什麼？——

與村通譯官這樣驚訝的想着，可是馬上就看見帶有「陸軍攝影班」臂章的美軍走進來，把攝影機對準了天皇和麥帥，閃着鎂光燈，拍攝了三張照片後才向後退出。——這就是新聞上所刊出而引以為問題的那張照片。

攝影完畢之後，麥帥才請天皇坐下，折膝而談着。

房間很大，幾無裝飾，頗有四壁蕭蕭之感。時維九月，尚未屆冬寒，但爐火却熊熊然。

會談時有元帥的副官費勒茲准將和青年的少校博亞在座。

一經寒暄之後，麥帥馬上改變了語調，用演

說的口氣，滔滔不絕的說將起來。那都是些有關戰爭與和平的麥帥本身的信念而已。

當麥帥以演講的口吻敘述了他的信念之後，天皇馬上就接着說：

「有關戰後的各種責任，現在要追究的話，應當由我一個人來負；因為文武百官都是由我任命的，所以他們本身并無責任，對我個人的命運毫無關係，我願意聽憑元帥處理。唯一的願望是：不要再給與國民在生活上的困擾，并期求聯合國予以援助。」

這是直率而毫無粉飾的由衷之言。使得深沉的麥帥的臉色，大為之動容。

「在戰敗國的元首中，能如此開誠相見的，恐怕是史無前例；就這一點我對陛下應表示謝忱。使佔領軍得以安然進駐，使日本軍得以順利復員，這都是承蒙陛下的協力。在佔領政策推行之下，今後不得不仰仗於陛下之處尚多，幸期多予指導。」

麥帥特別應用「陛下」這個稱呼，以表示他的尊崇之意。

他最初是用演講的口吻，敘述着：「我對皇帝說」的字樣，可是一聽到天皇說這段話之後，突然變了另外一個人似的，以極其親切的態度來對付這件事。

「我與日本的淵源，是遠在四十年前：最初來訪問日本是在日俄戰爭的時候，先父當時是從軍武官，我以他的副官的身份而得以晉謁陛下的先王。」

麥帥會有這樣的一段話。

元帥的尊翁麥克阿瑟中將本是一位慷慨激昂的軍人，麥帥似乎是承受着遺傳而青出於藍。天皇與麥帥的會談只有三十五分鐘，這就是所謂「歷史性的會談」。

在這會談進行之中，美大使館日本籍的工友，穿着日式帶紋的黑色禮服，腳上穿着白布襪子，端着盛有劈材的木盤，恭恭敬敬的將木材放進壁爐內，一種謹慎而又滑稽的動作，使那屋子裏緊張的空氣緩和了不少。

會談之後，天皇和麥帥和諧併肩的步出接待室，走到石渡宮內省大臣等隨員相候的屋子來。天皇首先介紹石渡和麥帥見面，宮內省大臣向前一步與麥帥握手，依次天皇正要介紹藤田侍衛長時，麥帥却自己跨前了一步。

「藤田提督！」

親切的招呼着藤田，和其握手寒暄着日前來訪的舊話。這使得天皇對他們交談的樣子都感到驚訝！

麥帥的副官費勒茲准將走到藤田的身邊耳語說：「天皇陛下並不是我們以前在報紙上所見的相片那樣——一種可畏和生硬的樣子……：先在門口迎接的時候，就嚇我一跳，他是那種坦率而且是和藹可親。」

接着博亞少校也這樣說：「一見到天皇陛下就使我發生好感。」

天皇和麥帥的會晤，就在這秘談中結束了。麥帥一直走到門口來送別。

這使得石渡等隨員為之驚奇不已；爲了這次會談曾有事前的洽商，在盟總的規定，門口的迎送都由幕僚來担任；麥帥僅不過在客廳的門口相

接待。現在麥帥居然特別的親自送天皇到門口，打破了他自己的規定，這是表示他們會談是如何的成功！

回到宮中之後，担任着會談通譯的奧村情報部長也將天皇與麥帥會談成功的經過報告了藤田侍衛長。

「陛下在歸途中，也表現着非常愉快的模樣。」藤田也以他的感覺來答復了奧村。

天皇昭和的手在發抖

可是在麥帥晚年的回憶錄中，對「會見天皇」的這一段，却說：

「我一直不安，生怕天皇也許會提出他并非戰爭犯罪者，并希望能予以了解他的立場，而不予起訴。」

然而天皇却是說：「我願担负起國民在推行戰爭中所做的政治軍事上任何行動的全責，我是爲了使你能代表各國來裁判我，才來拜訪你的！」

「——我被一種強烈的感動所震盪；與生死有關的責任——可是在我盡知的事實上來說，這分明，不應當是日本天皇的責任，那種充滿勇氣的态度，使我震驚不已。在那瞬息間，我感覺到僅以個人人格來看，天皇也够得上稱爲日本最高級的紳士。」

因此，麥帥才自行破壞了預先協議的原則，而親自恭送天皇到門牆之外。

話雖如此，麥帥却把初晤天皇的印象寫得如下：



日本天皇裕仁，波茨坦宣言規定天皇的統治權放在佔領軍最高司令官麥帥的權力之下。



本文翻譯人鈕先銘教授(左)對中外人士講中日戰史時留影。右起第三人戴眼鏡者為日本大企業家石坂泰三。

「——我拿出美國香烟遞給他時，天皇稱謝接受了；當我為其點火時，則發現天皇的手在發顫。我雖然盡可能的想使天皇愉快，可是他的屈辱之感既深且苦，是溢於言表的。」

麥帥雖以極其同情之心來記述與天皇會晤的事實，但據我所知，天皇并不吸烟。同時天皇也和麥帥所說的一樣有着直率的性格；即使麥帥敬之以烟，他一定會說：「不會吸烟，謝謝。」而加以拒絕。

有人對我說：會不會為了禮貌上，天皇不得不接受那支香烟？可是不會吸烟的人，既接受人家的敬烟，又接受人家的點火，天皇是否如此老於世故？很值得懷疑。我曾將此問題求證於有名的侍衛人員，他們也有着同感。

假設如此，那麼也許是麥帥的一種錯覺；因為人們往往歡喜回憶過去的得意事項；當然麥帥也不會例外。他所敘述：「當我為其點火時，則發現天皇的手在發顫。……」也許是一種很大的錯覺。

這是人類常有的現象，固無可厚非。但最令人不解的倒是：

「——天皇回去後，我想把其非告訴妻子，她却制止了我的話說：是呀！我已看到了，阿瑟和我在紅簾幢的後面窺伺着。」阿瑟是麥帥兒子的小名。

和天皇會晤，而讓妻子和兒子在紅色簾幢後窺看，這怎樣想也是違反禮節。就即使對手不是天皇，對一般的訪客來說，亦非禮貌；或許美國人就這樣的隨便。

「——這真是一個奇妙的世界。不論如何，這是一段極有回憶價值的一段事實。——」

麥帥雖也加上了這樣一段註解，可是麥帥與天皇的會晤，被妻兒在紅簾後所窺看，是否值得如此欣慰？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總之，當時的麥帥是人間天上，日本天皇是他所統治下的人物；他以何等的優越感來接見天皇，本是他的自由，這一點也是無可厚非。

對照鮮明的照片

天皇與麥帥會談的內容，宮內省和盟總都保持着高度機密。在同盟國方面蘇俄就是一個天皇廢止論者，而美國國內輿論也有由天皇應負戰爭責任的論調，在這種莫衷一是之際，是應當加以慎重的。

因此同盟國方面的記者，雖然無所不用其極的探索這次會談的內容，但却一無所獲。所能知道的僅不過是麥帥曾以非常親切的態度來接待天皇，在極其友好的氣氛中舉行了會談。

其次，在日本新聞方面，由於政府的指示，在宮內省未予發表之前，絕不能登載有關天皇訪問麥帥的消息。

在當時，日本尚未宣佈「人格天皇」，而仍是戰爭中所被尊崇的「人格兼神格的天皇」。以這樣一位天皇，雖然戰敗之後，而竟向從前的敵方的司令官去躬親拜謁，這種空前的事實，將如何來對國民去解釋呢？經宮內省與政府方面作過深切考慮之後，只好決定僅發表天皇曾去拜訪麥帥的消息，再附以兩行的簡單說明；此外，則只

好以置之不理的態度來應付了。

可是，在第二天二十八日，連日本的新聞報社也獲得了天皇拜會麥帥的照片；那就是在美國大使館接待室裏，天皇與麥帥并肩而立的那張正面照片。麥帥那副魁武的體格，雙手悠悠然放在背後的雄姿，相對照的是天皇那矮小，而且久經憂患及苦於戰敗的憔悴模樣，消瘦中使農禮服為之鬆弛得威儀蕩然。勝利者的威風和戰敗者的萎縮，使閱讀者產生一種既難堪而又滑稽之感。但報社方面以照片之獲取是由於盟總所分配，故於廿九日的農刊上以頭條新聞刊出。在那張照片的傍邊，同時又刊出了，曾於數日之前，經由近衛公爵的介紹，個別進謁天皇，實行個別談話的合衆社社長胡伯里，和紐約時報太平洋方面經理，弗郎哥·克拉克於訪問天皇時之一問一答的記載。

當時，日本之報紙尚受到戰時之影響，需接受事前檢查。

因此，各報社於二十八日夜間即將印妥之「二十九日朝刊」送內務省備檢，此時主管檢查之官吏均因見此照片而深感驚訝。因為，天皇穿着燕尾禮服與麥克阿瑟元帥並肩拍攝之照片均以最大之篇幅刊登出來，天皇與外國通訊社社長及亞洲經理人等會面時之一問一答，亦均被同時報導出來了。

政府於狼狽不堪情形之下，召開了內閣會，結果於當天深夜，決定由內務省通知朝日、每日、讀賣三大報紙立即停止發行，接受停刊處分，此時期係新聞檢查制度與「新聞刊物登載禁止條

例」等仍然存在之過渡時期，憲法也未會修改，對皇室之「不敬罪」尚能通用，故對如此之處置並不是違法的。

麥帥命令打破幻想

然而，及至次日清晨，這件事傳至總司令部，致使始終靜觀日本政府對報刊所採取政策之盟總立即採取行動，於當日上午十一時半，以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元帥之名義發出如下指令。

「——立即撤銷對通信及新聞報導之一切限制。」

同時，總司令部之民間情報檢閱課長杜納爾胡華上校也通知各報社代表前來指示他們：

「——二十九日下午一時半以後，所有被禁止之新聞報導得以任意刊載及販賣。」

即如此，那張刊有天皇與麥克阿瑟元帥照片之新聞報導，於當天才能送到東京市民之手中。

截至此時為止，日本政府仍以爲雖是接受了波茨坦宣言，但始終可在「不變更國家組織」之前提下履行其承諾，因有此種觀念，對天皇之言論統制等自然要由政府管制之措施也就認爲事所當然，豈知，如此之措施，竟被麥克阿瑟元帥之最高命令完全摧毀，對佔領政策所抱過份天真之夢幻，亦於此時澈底覺醒。

於是，政府亦於當天之內閣會議上，決定撤銷新聞報導法、新聞刊登禁止條例、新聞事業管理條例等法條，但正於該報章成爲問題時，而天皇却親口曾對外國記者們說：

「——於世界各國間所採取之新聞自由報導

制度，構成了國際間免除誤會之一大保障力量。」這種對新聞報導之明確見解與政府之措施相比照時，不禁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於新聞報導限制被撤銷後，山崎內務大臣曾對日本之記者團發表談話：

「——言論、出版、結社等雖已採納了開放制度而放寬了其限制，但關於治安警察法令之精神，仍將予以保存，此後決以此法條來取締不法行動，故依然不允有損失國家組織等之言論與行動，同時對於政治犯人之釋放，目前尚未作考慮。」

此內務省大臣山崎巖之出身，歷任過警保局長、警視總監及東條內閣之內務次長等職。

山崎大臣之經歷與封建態度，依舊是不切實際之想法與談話，立即引起盟總對彼之不滿，不久即發佈了「廢除治安維持法及其他諸條例，同時，罷免山崎內務大臣及其以下之全國警察，特高警察之全體人員並立刻釋放所有政治犯。」之重大命令，因而也加速了東久邇宮內閣之崩潰。

近衛公將憲法改正案奏上天皇後，即將拜辭勳爵之手續委諸女婿細川護貞，十一月廿七日前赴輕井澤，但依據矢部貞治所著之「近衛文麿」一書，是於最後之輕井澤行前，曾往大磯會見池田成彬，翌日又於外相官邸中會見了伊澤多喜男男爵，並謂，當時伊澤曾向近衛說：「勿能死，必往裁判維護天子。」

「絕對無問題，吾決維護皇上。」近衛答稱，並說，吾有文件祇望能於絕對無人吵擾之處安靜地來寫……（下期續完）